

一部西游满卷香

●石连城

《西游记》不仅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神话小说，也是一部反映社会现实和多元思想的文化巨著，香文化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书中关于香的描述以宗教用香为主，也有很多对民俗用香和生活用香的描写，囊括了草木之香、香料香品、香事、香器、服饰佩戴用香、香食香饮，以及诗词文藻对馥郁馨香的描述等，彰显了明代用香的仪式仪轨和社会各阶层的用香风气。据统计，在一百回的《西游记》中，只有八回没有提到香，真可谓“一部西游满卷香”。

《辞源》说：“凡草木有芳香者皆曰香。”在《西游记》第一回中，猴王要辞别花果山猴众，远涉天涯，求长生不老。原文提到：“我等明日越岭登山，广寻些果品，大设筵宴送大王也。”“次日，众猴果来采仙桃，摘异果，刨山药，剥黄精，芝兰香蕙，瑶草奇花，殷殷件件，整整齐齐，摆开石凳石桌，排列仙酒仙肴。”芝兰香蕙、瑶草奇花皆是香草，而宴席之上的蜜桃烂杏、脆李杨梅等，均为草木之香。当猴王寻到灵台方寸山、斜月三星洞时，“门外奇花布锦，桥边瑶草喷香”，也是描写草木之香。此外，书中还有对香楠树、香松树、香藤、香兰、瑞香花等花木的描绘。

《西游记》中多处提到自汉代以来便被奉为“四大名香”的沉、檀、龙、麝。沉、檀、龙、麝历来是名贵香料，在书里也为王公贵族和富贵人家所使用。第七十一回中，金圣娘娘与悟空商量借酒宴之时偷走赛太岁的法宝，唤贴身侍婢来“点纱灯，焚脑麝”，这里的脑即龙脑香，麝指的是麝香。第七十九回中，比丘国王摆素宴，提到沉香和檀香：“宝鸭内，沉檀香袅；御筵前，蔬品香馨。”第九十六回中，寇员外喜待高僧，也有关于沉香和檀香的描写：“古铜炉内，常常不断沉檀；古铜瓶中，每有莲花现彩。雕漆桌上五云鲜，雕漆盒中香麝积。”第十二回“玄奘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”中提到“瓶插花，炉焚檀降”，檀降指的是檀香和降真香。还有唐玄奘取经成功后得了正果，被封为“旃檀功德佛”，旃檀也是檀香，多指白檀。除了这几种名贵香料，《西游记》中还有不少其他香品，比如唐王前往长安城化生寺听玄奘讲法时銮驾



中焚的“御炉香”，济公榜文中提到的“永寿香”，万寿山五庄观香几上放着的“方便整香”等。

《西游记》里有天庭地府和众多宫观庙宇，自然少不了香火供奉等香事。香火一词，原本指的是供奉神佛和祖先时点燃的香薰和烛火，后也泛指香火银钱、香烛花果等。中国传统文化中，香火永续寄托着家族传承与兴盛的美好寓意。第六回中悟空大战二郎神时，有这样一段关于香火的描写：“那大圣已至灌江口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，按下云头，径入庙里。鬼判不能相认，一个个磕头迎接。他坐中间，点查香火：见李虎拜还的三牲，张龙许下的保福，赵甲求子的文书，钱丙告病的良愿。”

《西游记》关于侍奉香火的描述非常多，焚香、烧香、炷香、拈香、侍香、奉香、添香、司香等词汇，在不同情节里分别表达着不同的意义。第二回中，美猴王每日“与众师兄言言语语礼貌，讲经论道，习字焚香”，这里的焚香，属于日常用香仪轨的代指。书中其他地方提到的焚香，更多用于礼仪，如二郎神迎接玉帝剿除猴王的旨意时“焚香开读”；泾河龙王“焚香接玉帝旨意”；观音菩萨在大唐寻得取经人后现出真身，“喜的个唐王朝天礼拜，众文武跪地焚香”。还有章回写到“沐手焚香”“沐浴焚香”“顶礼焚香”“满斗焚香”等，出现最多的是“撮土焚

香”——这是指在野外没有香炉等焚香器具时，撮土成形代替香炉，以表虔诚和敬意。

《西游记》里还有很多关于香器的描写，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香炉，比较有名的是博山炉和雀尾炉，还有琉璃香炉、流金香炉、宝鸭、兽炉、兽鼎、龙文鼎以及宝鼎、石鼎等，也提到了提炉和炉瓶，如万寿山五庄观里供着天地二字的香几上就摆着“一副黄金炉瓶”。香盆也是香炉的代指，香几、香案是摆放香炉果供的桌子，香盒是盛放香料的，香纸、香花、香烛、香油等指的是供奉神佛时用到的各种物品。

《西游记》里的生活用香，涉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。第五回“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”中写到，蟠桃宴上，琼香缭绕，瑞霭缤纷，“忽闻得一阵酒香扑鼻，忽转头，见右壁厢长廊之下，有几个造酒的仙官，盘糟的力士，领几个运水的道人，烧火的童子，在那里洗缸刷瓮，已造成了玉液琼浆，香醪佳酿”。这是关于酒香的描述。第九十六回中，描述寇员外备下的筵宴，也有“素汤素饭甚清奇，香酒香茶多美艳”的句子。除了酒香茶香，还有蔬品香馨，如书中提到的香蘑、香橙、香芋、蜜桃、香椿等，荆棘岭更有“茯苓膏”和“香汤”。书中还提到烹饪时的调料花椒、茴香等。其实，古人最早将花椒作为香料而非调料，并赋予其丰

富的情感寄托和寄托表达，比如《诗经》有“视尔如虹，盼我掘椒”。《离骚》中也有“蕙肴蒸兮兰藉，奠桂酒兮椒浆”的诗句。在今天，花椒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和香香材。

古人生活中常会佩戴香包等饰品，《西游记》里与香有关的服饰配饰也不少，比如香囊、香袋等，还有描写观音菩萨穿戴的“砌香环珮”以及“绶络垂珠翠，香环结宝明”。另外，玄奘与母亲相认一节，其母给了他香环一只，这香环应该是香料雕琢或是香泥压制而成的一种香饰。第七十八回中还出现了一件服饰“筋顶梅沉香绵丝鹤氅”，是比丘国的国丈、下界为妖的寿星白鹿出场时的穿戴，可以反映香材在服饰中的应用。

住和行方面，《西游记》中有住的“香房”，坐的“香车”，做饭的“香积厨”，许多楼台亭阁也以香命名，如锦香亭、木香亭、凝香阁、烧香殿、披香殿等。沐浴时，则有“香汤”，比如唐僧师徒到了灵山脚下的玉真观，金顶大仙“即命看茶摆斋，又叫小童儿烧香汤与圣僧沐浴了，好登佛地”。

古人在描绘美好事物、寄托美好寓意时，常常以香修饰。《西游记》中，除了上述相对具象的用香场景，还有一些偏于写意的形容，比如描写环境时的香雾、香霭、香烟、香尘，描写香气馥郁时的幽香、异香、清香、喷香，描写味道时的兰香、甘香、花香，描写仙家时的真香、白香、天香、宝香、仙香，以及神仙腾驾的香云、香风，妩媚女妖的香肩、香腮，挥毫泼墨时用的香毫、香翰等。更有许多涉及香的诗句，比如“琼香缭绕群仙集，宇宙清平贺圣朝”“兽鼎香云袭御衣，绛纱灯火明官扇”“含笑与师携手处，香飘兰麝满袈裟”等。

从草木之香到名贵香料，从宗教用香到生活用香，从王宫贵族到市井百姓，从香食香饮到诗词歌赋中的馨香意象，香在《西游记》中无处不在。最近国产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风靡全球，游戏中激活存档点的方式即是角色单手上香。借此契机，我们也不妨再次翻阅《西游记》这部经典名著，以香为线索，细品品味满卷的芬芳，感受跨越时空的文化韵味。

浪淘沙·弘扬廉洁清风

●张凯军

世路欲求安，廉字当先。清心寡欲守真颜。不为浮华迷望眼，正气绵绵。往昔鉴前贤，佳话千年。奉公守法意拳拳。且看今朝风正举，海晏尧天。
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陶器的国家之一，陶器是以黏土为主要原料的制品，具有极高的实用性和艺术性，备受世人青睐。自古以来，中华文化传承的故事中总是不乏陶器的身影，即使是一个看似普通的家居陶器摆件，也可能蕴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。

“千年窑火，陶冶成器。”陶还要经过多道工序精雕细琢，要在窑内经受千度高温的烧炼才能变成精美的陶器。陶，是时间的艺术，泥土太干则裂，太湿则塌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，工匠们需要等泥沉，等胚干，等火旺，等陶凉。“泥沙入手经抟埴，光色便与寻常殊。”从泥土变为具有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陶器，需要经历多道工序，更需要美学魅力的加持，融入独特的文化内涵，赋予活泼的生命力。

陶器之美，在于浑然天成的形体，不加任何雕琢，却有着天然的雅致；陶器之美，在于它的质朴与自然，不需要繁复的装饰，却能绽放出独特的魅力。它简洁却不单调，具有浓烈的泥土风味，原始的生命张力，率真纯朴、粗犷豪放，富有气韵，又带着些许禅意。

自古以来，文人墨客对陶器情有独钟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，为泥土之美增添了无穷韵味。

“陶尽门前土，屋上无片瓦；十指不沾泥，鳞鳞居大厦。”北宋诗人梅尧臣创作五

言绝句《陶者》，运用质朴的语言讽刺时事，控诉与指斥社会中不平等现象，只用事实对照，不加评论，发人深省。“陶尽门前土”与“屋上无片瓦”相对比，付出如彼，所得如此，人间的不公尽在其中，该诗以环环相扣的对比，道出了人世间的公平，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，风格古朴淡雅。

“遣信邀邻父，随宜具小餐。草爇豚肉美，瓮压酒醅浑。”这首《夏中杂兴》是宋代陆游创作的一首诗，描绘了一个夏日的景象，诗人邀请邻居的父亲一起共进简单的餐食。他们在草地上烧烤美味的猪肉，用陶罐压出的酒醅浑浊而一味化。诗人表达了对美食和美酒的赞美，同时也表达了对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的思考。

宋代刘子实《念奴娇·寿仓使》有云：“一陶和气，要令天下蒙福。”《后汉书·崔骃传》云：“参差同量，坏冶一陶，群生得理，庶绩其凝。”宋代王安石《和甫如京师微之置酒》诗云：“黄屋初启圣，万灵归一陶”，另一首诗《次韵酬宋妃六首》云：“久佑坏冶成天巧，岂与人间共一陶。”“一陶”，即在一窑中陶冶，比喻在同一教化之下。“陶冶成器”，就是指教化栽培，修养品格，怡情养性，成为有用的人才。

古人关于陶罐的诗句，不仅描绘了它的实用性和美观性，还通过它传达了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。在诗中，陶罐不仅是物品，更成为了文化和情感的载体，启迪着人们追求内心的宁静与充实，在纷繁复杂的事世中，坚守自己的本真。

陶冶成器

●苏冠生

淡染胭脂一朵轻

●唐梅嘉

说到中国古代传统女性妆容，不免要提到“脂粉”二字，其中“脂”指的就是胭脂。南京玄武湖畔有六朝古迹胭脂井，五代李煜词中有名句“胭脂泪”，胭脂红是古人所喜爱的一种颜色。古人诗文中小说里常提到胭脂，然而，要说古典文学中谈胭脂之集大成者，则非《红楼梦》莫属。

《红楼梦》中写了许多美妆用品，如画眉之墨、胭脂、香粉、美甲用品等，其中胭脂出现最为高频。小说第二回“冷子兴演说荣国府”写宝玉周岁时，父亲贾政为了试他将来的志向，“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，与他抓取。谁知他一概不取，伸

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。政老爹便大怒了，说：‘将来酒色之徒耳！’因此便大不喜悦”。从抓周开始，贾宝玉便展露出了对胭脂的偏爱。此后书中还写到宝玉不仅爱吃胭脂，还是制胭脂的高手。无论在用料上，还是在制作工艺、手法上，他都展现出了对制作胭脂一事的在行。

那么，胭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？胭脂的制作原料与制作方法有哪些？胭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有趣话题。

提到胭脂的起源，主要的说法有两种。一为匈奴起源说。这一说法出自《西河旧事》的记载，传说匈奴人在汉武帝时，失去祁连、焉支二山后，遂有歌曰：“亡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。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妇女无颜色。”焉支，即燕支山，其山遍生燕支花，也就是红花。据说匈奴妇女常采红花，捣汁凝脂，作为日常装饰。而在匈奴语中即以“阏氏”称妻子，也就是燕支，以形容他们的妻子像红花一样可爱。后来，燕支才写作燕脂、胭脂等。二为始于商纣说。五代马缟《中华古今注》中记载：“盖起自纣，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，以燕国所生，故曰燕脂，涂之作桃花妆。”不过根据现代考古发现，这两种说法似乎都很难成立。辽西牛河梁神女庙遗址出土的一件公元前3600多年的神女头像，被发现两颊与唇部均涂有红彩。由此可推测，中国女性涂胭脂的历史至少也有5000多年了。

中国古代胭脂的制作原料主要包括红蓝、苏木、山花、石榴、玫瑰等花木，以及一种叫作紫矿的植物类原料。所谓紫矿，也叫紫铆，据《天工开物》记载：“燕脂，古造法以紫铆染绵者为上。”紫胶虫运土到树端做巢，其分泌物淋了雨露凝结所成的即为紫铆，也称紫矿。紫矿染绵所制成的胡胭脂是胭脂中的上品。唐代诗人李贺在《雁门太守行》中有云：“角声满秋色里，塞上燕脂凝夜紫。”描绘的便是号角声响起的秋日里，塞土在夜色中犹如紫色胭脂一般浓郁，比拟之物或正是紫矿染绵所制的胡胭脂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亦有记载，认为胭脂按照不同制作原料主要可分为4种：一种以红蓝花汁染胡粉而成；一种以山燕脂汁染粉而成；一种以山榴花汁而成；一种以紫铆染绵而成。不同于现代美妆用品多由化学制剂制成，胭脂的原料来源于自然界，这样“宝玉爱吃胭脂”的情节也合情合理。

此外，胭脂的制作也凝聚着巧思与创意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四回写宝玉为平儿理妆，专门介绍了胭脂的制作流程：“上好的胭脂拧出汁来，淘澄净了，配了花露蒸成的。只用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手心里，用一点水化开抹在唇上；手心里就够打颊腮了。”宝玉特意强调他制的胭脂很独特，与铺子里卖的片状普通胭脂不同。这其实提示我们古代胭脂的制作工艺是多种多样的。而宝玉所说的只是胭脂制作工艺的一种——脂状胭脂。除脂状之外，胭脂的制作方式还有粉状和片状两种。粉状胭脂的原料一般是红蓝花，据《齐民要术》记载，粉状胭脂

的制作要经历杀花、提取红色素、中和、加入米粉和干燥五道工序；片状胭脂的制作从《御香缥缈录》一书中可以一窥究竟。书中记载了清代后妃以玫瑰花汁浸蚕丝制作与保存片状胭脂的过程，并特别提到了以玫瑰花制成的片状胭脂美妆效果最好。而中国古代的胭脂既可“抹在唇上”，也可用水化开，用来

拍脸，显然集合了现代口红和腮红这两样美妆品的功用。唐代大诗人元稹有一首专写美人化妆的诗作《恨妆成》：晓日穿隙明，开帷理妆点。傅粉贵重重，施朱怜冉冉。柔鬟背额垂，丛鬓随钗敛。凝翠晕蛾眉，轻红拂花脸。满头行小梳，当面施圆靥。最恨落花时，妆成独披掩。

将女子化妆的过程总结为敷铅粉、抹胭脂、画黛眉、点额黄、化面靥、描斜红、点口脂这7个步骤。其中“施朱”“施圆靥”所用之物都是胭脂。唐代女子化妆时特别喜欢将胭脂、朱粉等涂满整个面颊。对此元稹在《离思五首·其一》一诗中也有道：“须臾日射胭脂颊，一朵红苏旋欲融。”描写的即是晨起的女子，阳光洒在她抹了胭脂的面颊上，就像一朵盛开的红花旋即要融化了一样。而且据说倾国倾城的杨贵妃流的香汗都是红色的，大概就是唐代女子爱以胭脂敷面以作妆点的缘故。此外，胭脂在中国古代戏曲艺术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抹腮红、涂胭脂演化成了戏曲演员面妆的固定程式。

胭脂除了在中国传统美妆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外，更是中国古典诗词戏曲中的常客：

海棠珠缀一重重。清晓近帘栊。胭脂谁与匀淡，偏向脸边浓。（宋·晏殊《诉衷情》）娇容淡染胭脂雪。愁春细画弯弯月。花月镜边情。浅妆匀未成。（宋·晏几道《菩萨蛮》）泪痕胭脂，界破蜂黄浅。整了翠鬟匀了面。芳心一寸情何限。（宋·宋祁《蝶恋花》）秋江暮景，胭脂屏障，翡翠山屏。（元·乔吉《满庭芳》）恨在心苗，愁在眉梢，洗了胭脂，浣了鲛绡。（清·孔尚任《桃花扇》）

除了实写胭脂妆容之外，胭脂往往用来指代女子，出现在诸多诗词中。最经典的就要数李煜的《相见欢》词了。“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胭脂泪，相留醉，几时重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”李煜在《相见欢》一词中不仅抒写了一己私愁，更写出了人类所共有的生命缺憾，融汇和浓缩了无数痛苦与遗憾。“胭脂泪”三句，以拟人化的笔调，表现与林花的依依惜别。风雨中的残花，像女子脸带胭脂把泪流，使人迷醉，更不知何时才能重逢。

以“胭脂泪”比拟红妆或女性，与“宝玉爱吃胭脂”所折射出的宝玉爱同女儿亲近的心理，背后是一个道理。无论是参与



《红楼梦》插画“平儿理妆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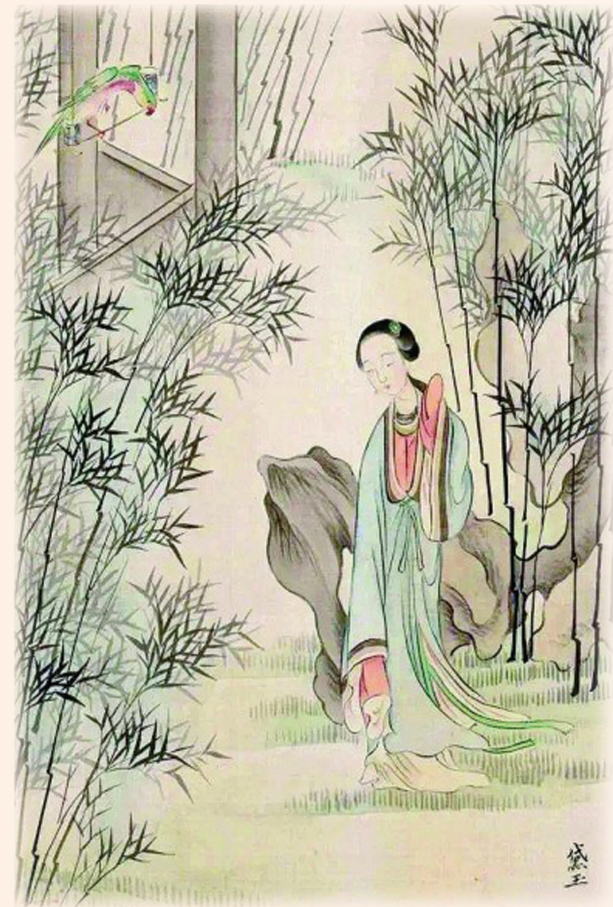
资料图片

制作胭脂还是吃胭脂，胭脂某种程度上成了贾宝玉与红楼女儿的重要情感联结。此外，宝玉喜爱胭脂，还包含了极强的反抗父权的象征意义。不能通过仕进之途担当家族继承人的使命，整日流连于脂粉堆、不思进取，是贾政厌恶贾宝玉这个“不肖子孙”的根本。而宝玉爱胭脂的姿态某种程度上正彰显了对父权的反抗。

1915年3月《妇女杂志》刊发了一篇《胭脂制造法》，对如何制作胭脂有极为细致的描述，颇有操作性。“采集红花，入于大桶，注加以水。放置半日后，以足踏其花瓣，至柔软而有黄色液。乃移入麻袋，借压榨之作用，榨出其黄色液……乃倾去其上澄液，以沉淀者入布囊压榨，而得汁液，炼制之，即成胭脂。”文中概述了两种胭脂——普通胭脂和外国胭脂。里面主要介绍了传统胭脂的制作方法。当时，西方商品正大量进入中国，作者对传统胭脂制法的介绍，除了传播知识之外，还体现了其以本国产品与舶来品竞争的心理。

胭脂某种程度上亦被视作爱情的象征，往往带着一种破碎朦胧的美感。从李碧华小说改编的香港电影《胭脂扣》，即以一枚“胭脂扣”作为男女主人公的定情信物贯穿了整个故事。“胭脂扣”象征着十二少对如花的爱与誓言，是他们海誓山盟的爱情盟约的具化象征。胭脂扣里盛着的如花般艳丽的胭脂，昭示着男女主人公感情的浓烈炽热与缠绵悱恻，而十二少背信弃义、辜负如花的惨淡结局亦通过胭脂扣加以渲染，红颜薄命、凄艳决绝的悲剧美学意味借此得以升华。

“绛衣披拂露盈盈，淡染胭脂一朵轻。”胭脂作为一种天然健康的美妆品，凝聚和折射出了古代女子的日常生活与审美趣味；它与女性命运的关联，被赋予和承载了人世无常、悲戚与惶惑，这一主题意蕴在《红楼梦》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彰显。群芳散尽，胭脂泪流，红楼女儿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背后蕴藉着无限的人世遗憾与悲辛，这也正是胭脂之于中国传统文人的特殊意味与情思。



清改琦绘《黛玉》

资料图片